

2006 年

义山大四那一年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准备托福和 GRE 考试。这件事比毕业论文还重要。其实早有同学在三年级时就考托考 G 了。有的拿到满分或近乎满分,基本除了准备推荐信,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如果左脚还在北大校园内,右脚已经在太平洋里了。有的分数不理想,那就只能再复习,再掏钱考。汪义山一直拖到四年级,才开始考虑这件事。那时大四的学生还流行在外租房,为的是有个清静的环境复习托福 GRE。他一开始并没有想过出去租房,虽然寝室里是嘈杂了点,图书馆,自习室也经常占不到座,就算能占到座,浪费的时间也比较多。后来,浙江老乡化学系的张煦兴冲冲跑来对他说,朋友的朋友有一套学校附近的两居室急于出租,张煦想和义山一块合租。星期六上午他们就去看了下。这套房所在小区有个很好听的名字,叫"罗马假日"。房主已经出国。房主的妈,一个 50 多岁的阿姨接待了他们。互相介绍了下,才知道阿姨也是浙江人。阿姨对义山和张煦的信任度就提高了,话匣子一下子打开了,告诉他们她女儿是去美国生孩子,过 6 个月就能回来。还说,你们放心住,住 3 个月也好,4 个月也好,只要 6 个月她女儿回来时把房子交出来就行了。张煦和义山合计了下,房租确实比市场上的租金便宜很多,当场就交了押金定了下来。

张煦是温州来北京念书的,家里比较有钱。义不那一部分租金怎么办?他想了半天还是决定向父母张口。

可是义山又觉得很难向父母开口。那次事故以后,父亲把他的 30 吨船卖给了三堂舅,把村里的制冰厂买了下来。所谓的制冰厂就是比家用冰箱大很多的冰库,加几个超大的压缩机,把接进来的自来水变成冰并储存起来。制冰厂有两条自动传输带,一条顺着制冰厂的天桥过马路直接将冰送到岸边船上,另一条在马路这边,把冰倒在卡车上。这个生意收入稳定,但上升可能性很小。父亲确实每年卖出的冰都比前一年多,主要是因为渔民的船越换越大。越大的船,船上的冰库越大,需要的冰也就越多。可是电费和水费也每年都涨,所以父亲的利润几乎不涨。言谈间,父亲总是非常后悔当年把船卖了。现在渔民打的鱼不如以前多,可是却越来越富。每次返航上岸,渔民就直接把鱼拉到县里的超级大鱼市。这个鱼市建在高架国道的下面,面积很大,交通也方便。一大早,上海,广东,北京的贩子都已经在那排队抢鱼了,所以船老大经常会把鱼价抬得很高。有些比较懒,心比较平,怕麻烦的船老大,靠了岸就直接将鱼转手给二道贩子,所谓"中介"是也,能赚的钱就稍微少点。但就这样,他们的钱也比父亲运营制冰厂要多得多。而且这几年国家给渔民的柴油补贴也不少,柴油补贴是按照渔船的吨位给的,一艘 200 吨的渔船一年能拿五六十万元的补贴。买一艘 200 吨的船,大约需 200 多万元,这样算来,就光柴油补贴,4 年不到就能收回投资。如今的船老大自己都不上船出海,而是雇个船长,船老大就变成了包工头。船上干活的不全是本地人,多数是河南,山东,四川,湖南来的打工仔。每年开鱼节前两周,码头边上的大马路上就坐好一大排外地来的,前面一块纸牌子,上面写着几项技能,等着船老大们挑他们上船,好不热闹。

听父亲这么说,义山有时心想,自己在北大念这个鸟书有什么意义。他已经长成象父亲一样人高马大的小伙子了,回去打渔前途未必就差。

可是话说回来,父亲右手断了后,家里平静了。或许是父亲身上这个巨大的残缺掩盖了他所有

以前让母亲看不惯的缺点,也或许是母亲不好意思将自己心中的火泄到一个残疾人身上,总之,父母吵架的次数越来越少。父亲除了每周去制冰厂两三次,其余时间都是呆在家里侍弄鸡鸭,也下地帮母亲种菜。事故后半年左右,父亲在镇上的女人,带着父亲的孩子,嫁人了。镇上的房子父亲也没要回来,其实父亲根本也没去要。

义山终于给父亲打了电话。父亲在电话那头很爽快得答应了,说:"就几个月租金吗? GRE 成绩好,拿到奖学金不就全都回来了。学校申请费,飞机票也都是钱。这点租金也算不了啥。"义山听完电话,心里有点堵,钱虽不多,也不知父亲独臂要卖多少冰多少菜才能有这些钱。

搬进"罗马假日"的那天,是一个有着浓浓雾气的北京的春天。出租房里已有成套家具,义山用自行车来回驮了几趟私人用品和一些书籍就算搬家完毕。当他刚把自行车在楼下停好,楼里走出两个年轻女子,一人怀里抱着个狗。义山背对着她们锁车,没看清她们长什么样。听见她们叽叽喳喳,嘻嘻哈哈得聊天,聊的好像是买什么狗粮,护肤化妆品之类,他急忙回头看了一眼。这两女孩已走出好十几步开外。雾蒙蒙的天,一切都很模糊,义山只能看见一高一矮两女孩。从背影看,都身材娇好。高的目测有 1 米 7 以上,穿着超短的毛裙,下面是黑丝加长统靴子。她腿很细长,稍有点 O 型,两腿间有一点无伤大雅的缝隙。矮个那个大约 1 米 62 左右,腰很细,腿又直又长,紧身的牛仔裤把她下身的曲线勾勒得堪称完美。义山看着有点傻了,就觉得下身的裤子在裆部越来越紧。

他赶紧上楼,关上自己屋子的门,打开并启动电脑,立即联网,随意搜了一部岛国片。片子画面质量很差,义山猴急得没有时间再搜一部更清晰的。他眼睛如饿狼般地盯着屏幕上那个穿白色丝袜的日本女,听着她在男人身下哼哼的声音,脑子里如翻江倒海般得幻想着雾中那两个女孩,手不停得动着,直到键盘上溅上一片浓白色。以后的日子,义山基本上就是电脑上看岛国教育片,加上一盒纸巾,完美得体会到在外租房的乐趣和自由。只有这样彻底放松了,他才能静得下心来啃 GRE 词汇那本红宝书。

义山也有好几次在楼梯上碰到高个女和矮个女。照面几次,点头微笑算打招呼,渐渐他也胆子大了,和她们聊了两句。高个住在义山楼上,叫丹丹,养了条马尔他犬。矮个住在他楼下,叫露露,养了只奇娃娃。张煦告诉义山"罗马假日"是海淀有名的二奶区,但不是豪华二奶区,大多是年轻貌美的北漂女子或在校女大学生,给人包了,包她们的男人在这买套房子给她们住,男人们隔三差五得回来看看一次。所以这些二奶的一个特征就是自己开车,平时手里牵条狗。于是义山大概能猜到丹丹和露露的身份。

慢慢得义山和她们越来越熟。丹丹是个大大咧咧的姑娘,说话声音比较响,笑起来也很爽朗,一笑,她的胸前就波涛汹涌得抖。她和义山聊天时还时不时蹦出脏字。她抹在身上的香水的味道非常浓郁,有时甚至有点刺鼻。说句实话,丹丹的五官实在不怎么样,细细的两只眼睛,分得有点开,眼角微上翘,脸很大,扁平扁平的,虽然皮肤白嫩光滑,腮帮两块肉还稍有下垂。丹丹五官的亮点在她的鼻子。高挺而细的鼻梁,到了末端是小小的恰到好处的尖尖的鹰钩。丹丹一呼气,鼻翼大张,加上她的扁平脸,实在和她的韩国鼻不配。正如,一身无脂皮包骨头的女人,拥有站着坐着或甚至躺着都高耸坚挺的乳房,不用说,是假的!露露长得是那种很洋娃娃的感觉,经常戴着又黑又长的假睫毛,眼睛看上去很大,很有神。她的眉毛有些浓,但是很配合她鸭蛋形的脸型,显得整个人很有精神。腮帮两边还有些婴儿肥,说话的时候粉嘟嘟的,很是可爱。义山的直觉告诉他婴儿脸的露露很有心机,聊天时她基本就是听,偶尔不咸不淡得插一句。丹丹告诉义山,原来在他那住的是个叫琪琪的女孩,和义山一样也是北大的,已经毕业,是个绝色美女,现在怀

孕了,她的男人把她送到美国养胎。丹丹特意强调"男人"两字,义山一下就明白了,他的房东也是个二奶。丹丹说的时候还瞟了露露一眼,那一眼含义很复杂,多是女人间的小伎俩,似乎在说,露露你是比我漂亮,可是比起琪琪就差远了;或者又是暗示,露露你和我也只是有"男人"而已。

接下去,义山就这么浑浑噩噩得过日子,每天回来就是岛国片,撸,托福, GRE, 写论文,轮番作战。他还报了个新东方的速成班。终于到 6 月份时,他把托福, GRE 都考了,不管成绩怎么样,总算也是一件大事完成了。这时,他才想起好久没见到丹丹和露露了。还真巧,两星期后,义山正要下楼时,碰到正上楼的丹丹。丹丹焦急得说,自己的电脑坏了,不知他能不能帮她修一下。义山看着她被暑气蒸红的脸,突然产生了怜惜之意,就说,"好吧,我替你看一下,不保证能修好。"进了丹丹家,他四处扫了一眼,房间很大,但装修并不豪华,是那种很流行的廉价欧式装修。门口一堆鞋子,居然没有一双男鞋。丹丹从冰箱里拿了瓶汽水让义山喝,然后走到电脑桌前,上身微倾,敲了下键盘,又动了几下鼠标,屏幕上一动静都没有。那天,丹丹上身穿着吊带衫,下身短裤。用鼠标时,她右边的吊带不经意间滑到肩膀以下。义山在后面看着丹丹超紧身的短裤包着浑圆的屁股,两条长腿象两根青葱,不禁血脉贲张,口干舌燥。丹丹说:"你看,坏了。完全不动。"于是义山就上去鼓捣,也鼓捣不出所以然,说"只能重启了。"丹丹很蠢得说,"机器都不动了,怎么重启啊?"他说,"摁住电源键 3 秒就行了。"重启后,丹丹的电脑果真就工作了,但义山的大脑不工作了。电脑修完,丹丹好像很高兴,长出一口气,然后就一下陷坐进旁边的大沙发里,抬起头,眼神很迷蒙,说:"电脑修好了,那现在干什么呢?"丹丹的乳沟加两个半圆就这样一览无余。

看着丹丹那挑逗的眼神,曼妙的身材,那摇晃的两个小白兔,义山本能的条件反射,下体不知什么时候硬了起来,他穿着一条很薄很贴身的帆布卡其色百慕大短裤,下体的形状这时非常明显。丹丹肯定是看到了,突然把手放在了他的裆部,狠狠的捏了一下,略带嘲笑得说:"你还是个雏吧?"义山像触了电似的浑身抖了一下,自嘲道:"我还是处男呢。"然后他一下扑了上去,抱住丹丹,不顾一切得吻了下去。废话不多说,义山就把丹丹抱进里屋,放到床上,脑子里一部一部回放他这几个月看的岛国教育片,用舌头用手来回抚摸丹丹全身。丹丹一开始还嘻嘻直笑,好像浑身发痒,后来就不笑了,只剩下喘气。他问,"你这有套套吗?"丹丹很熟练得从床头柜抽屉里拿了一个出来。义山感觉好难带啊,套上龟头,往下撸的时候挺紧的,有点费事。但插入后的感觉和用自己的五姑娘完全不同,仿佛进入了一个热乎乎的地方,非常舒服。他动了几下,感觉越来越热,差点泄闸。义山不得不采用注意力转移的方法,想象拿到了 GRE 成绩单,分数很差,又想象自己曾经暗恋的王晓岚同学在别人胯下呻吟。就这样三次都挨过去了,然后看到丹丹表情好像到高潮一样,就一顿冲击缴枪了。

完事后,丹丹好奇得问:"你不是骗我吧?你不是处男吧?处男很快就射了,你这折腾了半个多小时呀。"义山看着丹丹那张大饼脸上不协调的精美的鼻子,想到刚才一瞥看见的一打避孕套,心里突然泛起一阵恶心,心说"我的第一次怎么就给了这么个女人?"他马上穿起衣服,一边嘴里敷衍道:"我骗你的,我不是处男,你很爽吧?我记起来了,我家炉子上还烧着水呢。"一边就急急忙忙往外走。

到了家,一开门,张煦就冲过来急着对义山说,"找你呢。你到哪去了?"义山告诉他,他到楼上替丹丹修电脑呢。张煦又问,"电脑哪坏了?"

他答:"哪都没坏。重启就好了。"

张煦遂乐:"我看是人坏了。她骗你进她屋吧?没事发生吧?"

义山撒了个谎:"啥事都没有。你当我啥呢?"

张煦坏笑:"你是傻呢?还是毫无人性啊?人家明明是找你去抚慰那颗孤独的心。"

义山马上岔开话题:"张煦,你找我干嘛?"

张煦从桌上拿起一封信,冲义山扬了扬:"ETS 寄来的, GRE 成绩单吧?赶快拆开看看。"

义山马上拆开了,张煦头凑过来看,然后惊呼一声,"挖,差 20 分就满分了。你行啊!"义山心中很得意,但嘴上不以为然:"没啥稀奇吧?北大学生不是差不多都考这么多?"

张煦然后开玩笑说:"人人都考这么高,ETS 不会认为中国人作弊吧?"

义山笑着答:"没办法,中国人不作弊就是能考这么高。只要把一件事情当作考试看待,中国人肯定出类拔萃,美国人肯定吃瘪。我在高中就明白这道理了。当年色盲测试时候,我们学校有几个同学上了个短期强化培训班,体检全部通过,虽然有两个人下中国象棋时,老去拎对方的棋子。简直是挑战生物学理论啊!道理很简单,任何测试都可以用背下答案来训练吗。"

张煦说:"这样测色盲就是作弊啊。"

义山反驳道:"不能这么说。背答案又不是明文不允许。存在就是被感知,不可以被测量的东西,就是不存在嘛,比如上帝。如果色盲不可以被检测到,色盲就是不存在,当然医院也可以把检测水平提高,而不是用那个测色盲的图案集,那成本就得提高。ETS 也可以这么做,题目变难,题库无穷大,我看这样的话,美国学生还是照样考不过中国学生。"

和张煦聊完,义山就回到自己屋里。想到自己 GRE 考了高分,心中一块石头落地。然后他就想到今天下午的艳遇,就这么糊里糊涂得把自己的第一次送出去了。张煦的猜测没错,丹丹就是孤单寂寞,找自己来泄欲的。虽然自己并不喜欢丹丹这个人,而且被当作泄欲的工具,可是义山也没觉得自己吃亏。想着想着,他下面又肿胀起来,又想到网上看岛国电影。可是一上网,他突然想起今天下午第一次的几个技术细节问题,他很想搞清楚。于是他就蒙面匿名到他经常逛的某性爱论坛发帖提问。他的贴子大意就是:

据说处男很快就射,我感觉我时间不算短啊,是否正常?男上抽插的时候去吻妹子的耳朵就不好往外抽了,只能很小幅度的进出。想大幅度抽插的时候,老是容易掉出来,这是为什么?

义山的贴一发出去,各种回贴就来了。最多的是恭喜他。

有一个回贴说:

"过去处男都很快,是因为过于紧张;现在资讯发达了,你连岛国片都滚瓜烂熟,在精神与心理准备上,早已不是处男了。"义山觉得很有道理。

还有一个回贴说:

"正常人男上女下爱动时,男人最合适的姿势是两腿都伸直后蹬,并且很多男人两腿伸直且并拢时感觉最舒服。别看太多撸片,多看看情色片,就是那种有爱动桥段但不以暴露生殖器官为主的就明白了。一般可怜的男孩没人教都容易摆成男女丁字型或者象撸片里大张双腿,这样不仅不过瘾,鸡鸡也容易滑出来。"哇,义山觉得这个人说得太有道理了,赶快做了一下笔记。

还有回帖说:

"妹子不是处女吧?下面太大了吧?"

可是下面这样的直白的回帖让义山出离愤怒了:

"男上抽插的时候去吻妹子的耳朵就不好往外抽了,只能很小幅度的进出 - 这一点只能说明你太短,要么身高,要么鸡鸡。想大幅度抽插的时候,老是容易掉出来 - 这也说明太短,这点只能是鸡鸡。"

看到这贴,义山不服输的劲头又来了。本来今天下午从丹丹家出来,他再也不想见到这个女人了。可现在,他又想和丹丹再试试。

他很长时间都没有再碰到丹丹。他想肯定是丹丹的男人来了吧,丹丹要去服侍她的男人吧?果真,某一天义山在下楼时就看见了丹丹坐在她的银灰色三菱小跑车里,她坐在右边的副驾驶位子上,驾驶座坐着一位脑袋很大,满脸横肉,油光满面,长得猪头样的40多岁的中年男人。义山正看着小跑车发愣,那流线型的车身就象年轻女子凹凸有致的身材,漂亮诱惑,肩膀突然被人从后面拍了一下。

他回头一看,原来是露露。她正牵着狗绳,可能是下楼准备溜她的奇娃娃吧。露露那天穿着件棉制的体恤衫,领子是介于低领和圆领间的那种领子。这种领衬托出露露细长的脖子和精致的锁骨,但又没有过度暴露她胸部的肌肤,这种适度的诱惑让义山觉得露露更加性感。露露下身穿着米色麻制的休闲长裤,裤子裁剪得很合体,紧紧得包着露露圆滚滚的臀部和匀称笔直的大腿,但往下是恰到好处的小喇叭。麻制的裤子上有点小褶皱,显得稳重又不呆板。露露的打扮虽然很低调随意,但一看就是暗暗花了很多心思,档次明显比丹丹高了好几级。义山特意看了一下露露夹指拖鞋上的脚,又白又嫩,生得很好看。老人们总是说,脚好看的女人啊,也不会丑到哪里去,想必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露露弯下腰抱起她那只奇娃娃狗,义山明显注意到她上臂肌肉的线条。这种稍微有一些肌肉线条又很柔和平滑的上臂对他非常有吸引力,因为这种吸引不是靠性感的内衣或者妖艳的妆饰堆砌起来的。露露抱着狗,问他:"看什么看呆了,人还是车?"

他老实答道:"那辆小跑车。"

露露就不屑得说:"你出国就能买了。这辆在美国叫 Mitsubishi Eclipse,是最低档的,比奥迪 TT,宝马的 Z3 都差好多了,更不用说和雷克萨斯 LFA, 法拉利, 玛莎拉蒂之类的比了。"

义山听到露露嘴里出来这么一大串名词,有点惊了:"别扯那么远了,我现在只是骑辆二手自行车而已。"

露露鄙夷得哼了一声："你就没有一点志向啊？新东方的老俞，以前不也是骑一辆自行车吗？"

义山悻悻得说："我的志向只有半年保鲜期，半年以后的事从不考虑。"

然后露露就说："听说你在准备出国？"他就点点头。露露继续说道："能不能给我讲讲出国的事？"

他答："没问题。"然后问露露，"你也要出国吗？"

露露答："是啊。不可以吗？"

义山只能说："出国可是一条不归路。走输了会挺惨的。"

这时露露怀里的奇娃娃叫了几声，露露很熟练得用手在狗脖子那抚摸了两下，狗就不叫了。她抬起头，直视着义山，一字一顿得说："就算是条不归路，也比行尸走肉强吧？"

义山听了露露的话心里着实吓了一跳，不明白露露为何会说出这样的话，也不清楚这个美丽的女孩背后到底藏着什么样的故事。然后他说："好吧。那我回去整理下资料，改天给你好好讲讲。"

露露马上接口："你今天有空吗？不用改天了，今天就给我讲讲吧。"

他感觉没法拒绝露露，就跟着露露上了楼。露露的家和丹丹家一样不是很豪华，但干净整洁，是一个很随性的空间，一张很大的玻璃桌子，一把靠背椅，一个精致的茶几，一套沙发。露露走到家里的一个简单酒柜前，问义山："你要喝点什么？"

"随便吧。"

"那就喝长岛冰茶？"

义那本以为夏天大下午来杯冰茶会解渴解暑，令他惊讶的是，露露居然站在酒柜前，把乱七八糟他不知名的液体加冰块倒在一个不锈钢罐子里，拿起来晃了晃，然后露露把混合液体分注在两个玻璃杯，递了一杯给他。义山端起来，闻了下，一股浓重的酒味，但还是装作若无其事得喝了一口。他是知道长岛这个地方的。杨振宁拿了诺贝尔奖后就要在这个地方买房子，当时美国的隐性种族歧视还相当严重，硬是没有人愿意卖房子给老杨。几年后在美国，义山才知道长岛冰茶(Long Island Iced Tea)是经典鸡尾酒、更是经典失身酒，并不如名字那样是浪漫的下午茶。这种酒是用烈性酒伏特加，杜松子酒，龙舌兰，朗姆酒加冰加一点点可乐调制成样子朴素很象统一冰红茶一样的酒精饮料，保证两杯之后就意识模糊。这么说好了，胆敢调此酒的人应该知道自己的酒量。义山又喝了两口，感觉自己明显不胜酒力，扮猪吃老虎是不可能的，如果没有自知之明见好就收的话，猪可能今天会落入虎口。

义山猜出露露不怀好意，索性就大大方方得放下酒杯，对露露说，"我酒量不行。这长岛冰茶我喝不下去了。现在头有点晕，好像没法清楚得给你讲出国的事了。要不你倒杯咖啡给我解解酒吧。"

露露笑了一下,那种让人摸不透意思的微笑,象冷笑。她自己的那杯长岛冰茶已经喝完了,走到义山面前,端起他的那一杯就一饮而尽,然后又意味深长得冲他笑了一下。接着露露照义山的要求端上来两杯咖啡,一杯给了他,另一杯自己用勺慢慢地在咖啡杯里搅拌着,似乎很专心,也不说话,空气里满满的让义山尴尬窒息的沉默,他只好呆呆的看着那个咖啡杯,乳白色的杯子,带有曲线的杯沿,将定式的圆形咖啡杯的概念彻底打破,呈现出螺旋的向上的走势,非常符合露露的气质,露露就是这种看上去单纯简约实际上非常有心机的人,一步步螺旋式得将别人引向她要去的地方。就是从那天起,义山知道了 villeroy boch 这个品牌,那种咖啡杯是它家经典的 new wave 系列里的一种。

就这样沉默了一分钟,义山实在不想再耗下去,打破僵局:"露露,你要我怎么帮你呢?"

露露说:"如果你可以出去,带我走!"

义山当时懵了,这到底算是个什么样的请求,露露又现出她惯有的笑容:"我们之间只是个合作关系,现在我需要人带我出去,如果你可以,我也不会亏待你,我可以支付你在美国前两年的一切合理费用。然后我们各走各的路,谁也不会吃亏。"说完,露露看着义山,等待着他的答复。

他没想到露露这么直接了当,说句实话,义山只知道考托考 G,然后申请学校和奖学金,其他关于出国的事他还真不太知道。他困惑得问:"我不太明白,这怎么操作啊?"

露露说:"你不知道有 F2 这种签证?你是 F1,我就是 F2。你应该明白我说的是什么意思了吧?"

义山更困惑:"你的意思,是我们俩结婚,然后你做为伴读随我出国?"

"对!"

他忍不住问:"可是你现在不是有老公吗?"义山话一出口就意识到自己嘴快问错话了。露露她们真实的身份和状况是心照不宣的。她们知道他知道,他也知道她们知道他知道。现在他这么一问,他都不知道露露该怎么找个台阶。

露露眼睛里露出一丝慌乱,又很快得瞪了义山一眼,但那细小的表情稍纵即逝,她很快恢复了她的招牌笑容,慢悠悠得说:"我保证和你结婚前是单身就行了,其他你不用管了。"

义山又说:"可是我的年龄...."

露露马上打断他:"你不是刚过生日吗?不要告诉我你过的是 21 岁生日嘛?"

义山一惊,她连这都打听清楚了。肯定是张煦出去给义山买蛋糕回来在楼梯上碰到露露了。

他只能实话实说:"我日子都过糊涂了。我确实刚过 22 岁生日。露露,我也才刚开始申请学校,申请信一封都还没寄呢。确实要抓紧了,我的同学都拿到录取通知书了。我现在申请,也要明年冬季才能入学呢。"

露露说:"明年冬季也不算太晚。你的学校申请费我可以帮你出。"

义山忙说:"申请费这些钱我还是有的。露露你的建议我会好好考虑的,反正我们还有少则几个月多则半年的时间。"

露露听了他的话后,没说什么,从沙发里起身弯腰去拿那两个在茶几上的咖啡杯,她的浑圆紧致的臀部赫然就呈现在义山的眼前,离他的鼻尖就只有 10 厘米的距离,义山一下子心跳加快加重,如战鼓擂动。"你还再要点咖啡吗?"露露温柔的声音传来,义山又回过神来,"哦,不要了,谢谢!"露露拿走咖啡杯后又坐了回来,这次她坐得离义山很近,几乎贴到他的脸,她采用公主的坐姿,两条修长的腿盘叠交叉在一起,脚从进门起就一直光着。两只小巧漂亮裸露的脚就在义山的眼皮底下,上面的那只还不经意得抖动两下,义山深深得咽下一口口水。突然想到露露要和他结婚这茬,他一下子又清醒了,下面也顿时冷却。今天并不是失身这么简单,后面的附加条件可能会带来一串连锁反应。他感觉露露的逻辑完全超出自己现有的人生阅历,也就是说义山可能完全不是露露的对手。这时,露露又往义山的方向挪了挪,她的脚有意无意得蹭了他一下。义山虽然是年轻的毛头小伙子,但他并不傻,这个挑逗的小动作里带着的功利性太明显了。对露露来说,有目的做那些事不难,难的是什么都不要也会主动诱惑男人,讨男人欢心。义山不知为何觉得很难过,浑身的欲火全部熄灭了。

当夜他回到自己房间,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想到露露,这么漂亮干净的女孩,为什么会有这么复杂的想法,她肯定是有苦衷的。有一刻,他甚至想就豁出去帮她一把,什么都不要,包括钱和她鲜活的肉体。可是又有一刻,他害怕完全失去控制,无法驾驭露露单纯后更多的心机。再有一刻,他想,单纯就象奢侈品,不是每个人都负担得起;而心机就象马拉松,也不是任何人都有体力有时间,跑得动的。大多数普通人都是介于单纯和心机之间。露露如此急切得用性资源来换她想要的,一是她没有其他可利用的资源,二是她真得近乎绝望得想要啊。在这宗交易里,或许被利用的是义山,可最可怜的还是露露,不是吗?义山长叹一口气,望着天花板,没有灯光的房间,周围的一切都是灰暗,或许这是一次让他重新认识这个世界真实面目的机会。

一晚上没睡好觉,义山早晨起来的时候觉得有点颓废。简单得梳洗一下,倒了一杯冰牛奶喝下,人没有精神起来,胃反而有点难受了。这时张煦起床,看见面色憔悴的义山,关切得询问义山是不是身体不舒服。义山有点犹豫,欲言又止,最后还是没忍住,向张煦一五一十将昨天和露露的交锋和盘托出。张煦听了笑了一下:"为什么不找我?我也考托考 G 要出国的呀?"

义山说:"柿子捡软的捏,人找老实的欺负。我身上弱点缺口比较多吧。"

张煦答:"我看她还是喜欢你的,至少不讨厌,你看,我们俩之间她挑了你吧。"

然后又问:"你准备怎么办?我看你心里早有答案吧?"

义山苦笑一下:"我脑子很乱啊。"

张煦说:"你有点喜欢她,是吧?你要真喜欢她,就上她,狠狠得爱她。这没谈恋爱,就结婚,算什么吗?你就是卖你的青春。话说回来,她给你的也不是独家合同,我打赌,她还找其他人呢。"

张煦又说:"你知道包露露的男人是谁吗?"

"不知道。说来听听。"

张煦喝了口水,继续道:"你真是读书读傻了。自己系里的事情都不知道。他是你们系海归干青教授曾一凡啊。其实也不算海归,应该是海鸥。一半时间挂在这里,但并不授课,一半时间他还是呆在美国。"

义山这时更困惑了,"那露露为什么要通过别人去美国呢?"

张煦说:"其实应该问她为什么要出国?"

义山接着说:"张煦,你说,一个漂亮女孩要我帮忙,我能帮就帮,不能帮就不帮,现在把一个女孩的心思拿出来放在桌面上解剖,是不是很猥琐啊?"

张煦答:"不管怎么说法,这事你还是不要接了。曾教授在行内很知名的。他是杜克教授,美国 NSF(国家科学基金), NIH(国家卫生学院)都拿到研究基金,在国内也拿到了自然科学研究基金。现在是北大的红人。如果让他知道你带露露私奔,你以后在学术圈怎么混? 中外学术圈本质上就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黑社会混合体的一怪圈。"

义山马上说:"奴隶社会我知道,就是博士生,博士后都是教授老板学科带头人的奴隶,干苦工的,没有 8 小时工作日一说,奴隶写的论文一定要署上奴隶主的名字。教授如要让你死,你在学术圈就不可能再混了。封建社会就是教授老板学科带头人,不仅占有了所有的学术资源,也掌握了学术圈的话语权 - 比如研究基金申请的核准,各种评奖,论文审核等等。那这黑社会一说怎么讲?"

张煦答:"黑社会就是指,近亲繁殖,裙带关系,圈外人士进圈要投名状,大量低价劳动力的外围小弟撑起了寥若晨星的大哥。小弟做着梦,总有一天会变成大哥。"

汪义山听到这里笑了:"不想做大哥的小弟不是好小弟。不想做教授的学生不是好学生。"

张煦沉思了下,反而更严肃了:"这个曾一凡很不简单呢。他其实在国内也不是只有露露一个女孩。听人说,他在海淀另一个叫巴黎左岸的小区还包着一个女孩。"

义山问:"那曾教授怎么会有这么多房子?"

张煦答:"天知地知,你不知我不知。"

四年的时间不知不觉就真得走到了尽头。毕业会上,曾一凡教授代表系里其他教授上台发言。汪义山远远得在台下看着台上的曾教授,心中感慨万千。曾一凡,身材中等,面容清瘦,头顶的头发稍微稀疏了点,戴着眼睛,穿着合体的西装,风度翩翩。说实话,义山觉得露露应该会喜欢这么个成熟,事业有成的男人的。如果让露露在曾教授义山之间选,露露会毫不犹豫得选曾教授。贫则意淫天下,达则快意人间。所谓的"爱情",必须先发达了,才可能拥有。贫贱夫妻是一种美德,不是爱情。所以露露是不会被一个真实,健康,热血沸腾的年轻异性躯体所吸引的。

义山甚至以为自己也被曾教授的学者风度迷住了。曾教授下面的演讲更是让他热血沸腾：

"这个社会更需要的是北大人的坚守。如果把生活比作一段将理想变现的过程，我们只是一叠面额有限的现钞，而你们是即将上市的股票。从一张白纸起步的书写，前程无远弗届，一切皆有可能。北大学生，从入学开始，就接受就业引导教育。对此，我觉得太不可思议。大学，是培养大家之才，培养国家领袖的地方，是培养精英的场所，怎么可能是简单地为了就业而做打算呢。当你以就业、挣钱为价值观的时候，我觉得这样的教育很失败。我害怕，是你们已经不相信了，不相信学识重于金钱，不相信付出胜过索取，不相信规则能战胜潜规则，不相信学场有别于官场，不相信学术不等于权术。我害怕今天你们是桃李芬芳，明天你们不是国家的栋梁，而成了国家的蛀虫。"

有一刻，义山觉得自己被曾教授热情的演讲所感动，觉得只要自己在科学的道路上肯吃苦，肯钻研，耐得住寂寞，虽千万人而吾往矣，有科学精神加上专业正规的训练，有对自由的向往和对真理的追求，断头今日意如何的勇气，或许有一天自己也会象曾教授那样在科学上做出重大的成就，同时也收获自己的爱情，一个或很多的爱情。

当然汪义山不需要很多时间就会清醒。差不多花了他一年吧，他就知道现实是何等残酷。学术界是最没公平、正义可言的行业。那些所谓的成功人士至少在早期都需要他们的科爹老板罩着，当然也看够了科爹老板眼露的杀机，以及降下唇肌和降口角肌的冷笑。没有他们的科爹老板罩着，他们就不会有吃香喝辣的时候。一旦一个学生或博后的工作威胁到老板的切身利益，比如说研究结果不支持老板的理论、预测或已经发表的工作，那么不管那个学生或博后的能力有多强，都会被老板利用推荐信制度进行无情地打压而永无出头之日。学术界其实就是男盗女娼的强盗世界。曾一凡就是在这个世界冲出一条血路。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人中龙凤马中赤兔，从金字塔底端开始爬，爬到顶，不仅需要坚韧不拔的毅力，远好过别人的运气，更需要精通厚黑学。

